



□风物

一伞一扇的世界 厚重在岁月里



今天的物件,说的是一伞一扇。

记忆中的黄色油布伞,是温暖的、沉静的,撑开时,会飘起淡淡的桐油香。伞尖上还包着铁皮。伞骨是竹子的,看上去结构有些复杂。浸过桐油的布,厚厚的,让整个伞显得很厚重。

有了这样的伞,雨再大,也不会透了衣裳。

可那样的油布伞,亦早已在人们的记忆里,渐行渐远。

今天的折伞,色彩繁眩,轻巧易携。但一伞一伞的在雨中,再摇曳多姿,也比不得记忆中的那把油布伞,厚重在岁月里。

唐诗宋词中的女子,养在深闺中,爱摇着轻罗小扇,扑花中蝴蝶,捉月下流萤。在临水的阁楼上,从雕花的窗里探出头来,也是一把轻盈的明月般的团扇,半遮着曼妙的容颜或斜倚腮边,衬出明眸皓齿的二八年华。

文人墨客喜欢把玩的扇子,必是折扇。他们向来把扇子称为“怀袖雅物”,摇头扇子,吟诗作赋,佳景环绕。

从此中走出来的扇子,也就同松、竹、梅、兰等一起成了高洁、清雅、淡远之物。人们还在其上绘以花鸟山水、题以诗词歌赋,以美其颜面、展其情趣。

孤峰油伞和青阳折扇。

这是两个好听的名字,也是有故事的名字。

■张亚琴

泾县孤峰有油伞

远在夏、商、周三代已发明了雨伞。

元代人们发明了棉布,棉布拉力好且经久耐用,为制伞匠人提供了新思路。于是出现了在棉布上油漆的油布伞。

泾县制伞业的历史悠久,向上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。清代泾县名士叶居仁专门为泾县雨伞写过一首《清川竹枝词》,对家乡制作雨伞进行了生动地描绘:“糊边削骨墨油浓,纤手争穿五色绒。制得去葩千百柄,连檐装卖趁江风。”

《清川竹枝词》详细记录了制伞的工艺流程:糊伞边、削伞骨、用漆厚厚地涂抹、再用五彩丝线绕伞边加固加牢。千百柄雨伞经过女人的纤手加工完成后,装箱上船趁风运出。实际上,整个工艺流程共有十二道工序。分别为选材、量尺寸、刨竹节和分片、打孔、排竹、套伞头、伞骨与伞头相连、制伞面、上布、刷油、盖章或署名、晾晒。

孤峰一直是泾县制伞的重要产地。一户殷姓人家,还靠做伞发了大财,被当地人称“殷百万”。

解放前孤峰有好多家伞店。在那个年代,漆着黄色桐油的油布伞曾经在老街上连成一片。每把油布伞上,都工整地写着自家人的姓名。然而,由于钢架布伞及折叠伞的普及,油纸伞逐渐退出了市场。现在的孤峰,做油布伞的作坊已经屈指可数了。

青阳折扇成收藏

折扇主要由扇骨、扇页和扇面三部分构成。高级的折扇,扇骨和扇叶往往要用象牙制作。上边还要雕刻出各种纹饰,扇面也大多带有名人的字画。在引风纳凉方面的作用,折扇远不如蒲扇直截了当,它是挂在腰间的奢侈品。

青阳折扇又称“九华折扇”,在明代时已跻身于国内名扇之林。其中黑面扇、水磨玉骨扇、黑面描金九华山全图扇颇为畅销。清朝康熙、乾隆年间为岁贡之物,用金粉在黑折扇上绘九华全景曾轰动一时。

青阳折扇选用材料,越选越精,极奇穷巧。扇骨有用象牙的、玳瑁的、檀香的、沉香的、粽竹的,以及各种木料的。工艺则有螺钿的、雕漆的、漆上洒金的、退光洋漆的。还有镂空边骨,内藏极细小三十二张牙牌的。有镂空通身,填满异香的。更有空圆钉较中,藏着极小骰子的。扇面有白纸三矾的,有五色缤纷的,有糊香涂面的,有插金的,有洒金的。

青阳折扇的制作是非常复杂的,要经过20多道工序。第一步是选择上佳的竹子,毛竹的生长期要在三年。而扇骨磨光是最原始的方法,磨光分为三个小步骤,磨砂初磨、结草中部、最后沙树叶浇水细磨。每一步骤都得磨到扇骨表面发热才能停止。

□行走

成都一棵树

■王张应

城里的树,大多长在路的两边,卫兵般列队守护一条路,谦恭有礼地迎送路上的行人和车辆。

在成都,却看见了一棵与众不同的树。这棵树,不在路边,不居排列之中。它孑然而立,站在道路的中间,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好汉风范。

那条路紧靠锦江之岸,它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。不似别处,习惯叫沿江路、迎江路、滨江路,它叫顺江路。名字好听,就好在这个“顺”字上。成都人似乎对“顺”字情有独钟,不少路名里都含有“顺”字。有了这样的路名,就不难理解,在成都,为什么会有一棵树竟然大模大样地站挡在一条道路当中了。

那是一棵有年头的树。树龄可能比这条路的年纪还要大。没有这条路的时候,该是先有这棵树了。或者说,这条路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时,这棵树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树很粗,也很高,树身斑驳,树冠如盖。树种却很普通,并非名贵,在大西南成都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,它不过是一株寻常可见的榕树。

如今的人类,相对于一棵树而言,应该说够强大了。人要让树倒,树不会不倒。砍一棵树,仅须须臾,便让树干横卧,树冠着地。哪怕这棵树曾经寒来暑往,在风风雨雨里艰难地生长了几十年,乃至上百年。现代人伐木,早已不是《诗经·伐木》里写的那般从容而富有诗意,不存在“伐木丁丁”声,更不需要“伐木许许”众人齐喊劳动号子。甚至,连传统的斧头都不用了,只需一把电锯。电力催动钢锯,切割一棵树干,如刀切豆腐,轻而易举。

成都多树。所有适合栽树的地方,都栽上了树木。河边是树,路边是树,社区里绿树成荫,公园里更是树木葱茏,遮天蔽日。多树之地,人必爱树。在一个爱树的地方,人们不会轻易砍伐一棵树。哪怕树生得不是地方,碍事,树理应被斫倒。爱树的人对树宽容,树挡人路了,人情愿绕开树,另辟蹊径,也不会去跟一棵树较劲。

在成都,在锦江边,顺江路上那棵树是幸运的,它遇上了爱树的成都人。否则,若在别处,它极有可能被斫伐倒地,甚至,连埋藏在地里的根也被深挖斩除。至少,会给它挪一挪位置,名正言顺地把它挪到合适的地方去。谁都知道,在“挪”的问题上,树和人不一样,人挪活,树挪死。一棵树,在原地长得枝繁叶茂,一旦被挪,则难逃枯萎的命运。即便不死,也如大病,在一段时间里奄奄一息,生机殆尽,而后方新生。

成都人不砍这棵树,也不挪这棵树,且想方设法保护了这棵树。围绕这棵树,在路面中间制造了一座椭圆形的人工岛屿。川流不息的车辆,分从岛屿的两边穿过,远远地避开了路面中间那棵树。那棵树,因此成为顺江路这条波涛汹涌的“河流”中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人的力量巨大,大到足以让高山低头,教河水让路。人业已主宰了这个世界,世界往往因人而变。在成都,无所不能的人,却在一棵很不识相的树的面前让步了。或许,人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,才不与一棵没心没肺的树计较。或许,人相信存在就是合理,合理就该继续存在。或许,人懂得了尊重,尊重天,尊重地,尊重天地间的一切,包括尊重路面中间这样一棵树。

其实,路面中间那棵树和人类本身,何尝不是一个样子?彼此都是大自然的子民,都需要受到尊重。

人敬人,人恒敬之。人敬天地万物,天地万物亦敬人。人,唯在尊重中,方获得被尊重。